

谓词性主宾语语用文化的不对称性研究

张德岁¹, 张学城²

(1.宿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安徽 宿州 234000; 2.南通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谓词性主语与谓词性宾语在话语功能、信息结构、语用标记、自由度等语用文化方面存在着不对称性。考察发现,谓词性主语是话题,谓词性宾语是焦点;谓词性主语是话题焦点,在对举结构中也可用作对比焦点,而谓词性宾语则是自然焦点;谓词性主语一般是已知的定指成分,谓词性宾语通常是非定指的新信息;谓词性主语可用语气词、代词以及语音停顿来标示,谓词性宾语则是用数量词来标记;谓词性主语的自由度高于谓词性宾语。

关键词:谓词性主宾语;语用文化;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6)06-0076-05

语用是对语言的使用,它要受到社会、文化及认知因素的影响,而“语用更容易成为一种文化,或者说由语用体现着某种文化的生成和意义”^[1]。谓词性主语和谓词性宾语在句法和语义方面都存在着不对称性^[2],这和谓词性主宾语的语用文化的差异性密切相关。但当前从语用文化的角度比较汉语谓词性主语和谓词性宾语差异性的成果很少,研究不够深入,更缺乏系统性。如沈家煊^{[3]237-242}主要从话题与焦点的角度比较了主语和宾语语用功能的不同,但没有考虑到谓词性主语和谓词性宾语的个体性特征。考察发现谓词性主语和谓词性宾语二者在话语功能、信息结构、语用标记、自由度等语用文化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本文拟用这组特征束对其略作比较。

一、话语功能的不对称

主语和宾语句法上存在着不对称现象,其实质是语义和语用文化上的不对称。从语义上看是施事

和受事的不对称,从语用上讲则是话题和焦点的不对称^{[2]241}。谓词性主语不具有典型的施事特征,谓词性宾语也不具备典型的受事特征,它们在语用上是话题与焦点的区别。但谓词性主语和谓词性宾语与一般的名词性主宾语相比,毕竟具有自身的个性特点,故对谓词性主语的话题功能和谓词性宾语的焦点用法需作进一步深入的探究。

(一)谓词性主语的话题类型

汉语是“话题优先”型非形态语言,汉语中的主语和话题具有很强的对应性,把话题看作主语,在汉民族心理上具有很大的认同性。

徐烈炯、刘丹青^{[4]104}把话题分成四类:论元及准论元共指性话题、语域式话题、拷贝式话题以及分句式话题。在现代汉语中,谓词性成分用作话题主语时,话题的类型主要是前两种。例如:

- (1)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 (2)经常回家看看父母,你应该这样做。

收稿日期:2016-01-10

作者简介:张德岁(1972-),男,安徽萧县人,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张学城(1976-),男,江苏沛县人,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1BY082);皖北方言与文化研究创新团队(2016kytd02)

(3)做菜,烧牛肉是他最拿手的。

(4)人的美,心灵美是最重要的。

例(1)-(2)中的主语为论元及准论元共指性话题,例(1)从语义上看,“这”复指话题“夺取全国胜利”,从句法上看,可以把“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看作谓语;例(2)准论元“这样做”与话题“经常回家看看父母”有共指关系。例(3)-(4)中的主语为语域式话题,谓词性成分作主语时,主语属于上位语域式话题。也就是说“做菜”与“烧牛肉”、“人的美”与“心灵美”前后存在着上下位(种属)关系,言者先确定话题的范围,然后就其中的一部分进行说明、强调。这类话题以动词性成分为主,其次是性质形容词,小句作这类话题主语的难度很大。

(二)焦点特征的不对称

1.谓词性主语的焦点特征

谓词性成分作话题主语时,是谈话的起点,在语言交际中,为了突显主语所表达的信息,主语也可以成为语句的焦点。我们借用徐烈炯、刘丹青^[9]的术语,称之为话题焦点,句法上可以通过添加标记词或对举手段予以标注。比如:

(5)游泳呢是一项有意义的体育活动。

(6)游泳我不会,滑雪是我的强项。

例(5)通过添加语气词“呢”,主语“游泳”的话题功能得到了强调;例(6)采用对举格式,通过和“游泳”对比,突显了“滑雪”的重要性。可见谓词性主语成为话题焦点时,往往是一种有标记形式,语用因素起了主要作用。同时,从例(6)来看,“游泳”和“滑雪”对举出现在两个分句中作主语,二者在语义上形成了对比,因此“滑雪”也可以看作对比焦点。这里的话题焦点是就单个句子而言,对比焦点是就对举格式而言,二者并不矛盾。

事实上,在谓词性主语句中话题焦点与自然焦点也是可以并存的。因为这两个“焦点”的立足点是不同的。话题焦点中的“焦点”也是话题,是言语交谈的对象,即谈话的起点又是交际双方关注的焦点、凸显的对象,是认知语言学“焦点/背景”理论中的“焦点”^{[10]307};而自然焦点侧重于语义^[7],指信息链上的最新信息,是认知语言学“焦点/背景”理论中的“背景”。

2.谓词性宾语的焦点特征

如前所述,谓词性成分作宾语时,如果宾语处在句子末尾,那么宾语就是自然焦点。按照一般的观点,自然焦点是无标记焦点,或者说是语音标记的

焦点,缺乏凸显的标记形式。话题焦点通常位于句首,因此谓词性宾语不可能成为话题焦点。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汉语句子的信息表达遵循线性增量原则,在结构上也是按照“已知(旧)信息—未知(新)信息”的编排原则,“越靠近句末信息内容就越新”^[9]。另一方面,人类感知事物往往是按照“背景—目标”的认知模式,这里的“目标”就是人们最想获得的信息,即最新的信息,在句法上往往就是宾语。

二、信息结构的不对称

(一)谓词性主语的信息结构

谓词性成分作主语时,在语用层面就是话题。而话题一般是已知信息,是谈话的起点。根据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人类在言语交际中首先要确定所传递的信息中的新旧成分,一般情况下根据从已知到未知、从有指称到无指称、从有定到无定的顺序进行信息的编码和解码。因此,大多数话题表达的是已知信息。陈脑冲^[9]的研究表明话题只有在“强调、对比、同一结构的延续、话语开头、情景、某些特殊句型以及答句”等情况下可以表示新信息。

话题一般是有定成分,因为成功的交际首先要明确交谈的对象和内容。用作话题的主语往往是定指或类指成分,不定指成分一般不能作话题主语。对于谓词性成分而言,姜红^{[10]90}认为“N的V”结构做主语时,主要用于预设并指称已然事件,也可指称经常性或未然的动作。

(二)谓词性宾语的信息结构

宾语在句法上一般处于句子的末尾,从信息传递的规律来看,宾语往往承载着话语交际的最新信息,对听话人而言则为未知信息。汉语主语与宾语的有定/无定的确立较为复杂,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句法。句法对语用因素具有一定的制约关系,汉语的主语大都是有定的,宾语大多是无定的或类指的。第二是语境。孤立句中的宾语大多是无定的,而从篇章的角度考察,宾语在很多情况下是有定的。这是因为“所谓有定与无定,就其现实意义看,是个相对的概念,也是动态的概念,有定与无定的确定往往要根据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11]328}。

三、标记词的不对称

(一)谓词性主语的标记词

汉语谓词性成分作主语时在语用层面往往就是

张德岁,张学城

话题,用来标志它的标记词也可称为话题标记、话语标记。标记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话题标记可以包括各种音段成分、超音段成分(或叫韵律成分)以及语序;狭义的话题标记就是指用来表示语言单位的话题功能的某种音段成分,在句法上属于形态或附属性的虚词^[47]。雷莉^[2]也强调标记一定要体现在形式上,话题伴有的表层形式标记叫话题标记。所以我们认为话题标记应该有具体的表现形式,汉语谓词性成分用作话题主语时,多数都不需要标记词的标注,但有时也采用有标的形式,主要是一些虚词。现将谓词性主语常用的标记词简介如下。

1. 语气词

这一类标记词都是句中语气词,主要有“嘛、呢、呀、吧、啦”等。如:

(7)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道,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竞争嘛,就是要让对方感到头痛,逼你想新招,出绝招。(1994年报刊精选)

(8)做饭呀,买菜呀,换煤气呀都是郭映福干。(1994年报刊精选)

(9)一年出去个三趟两趟端不了,所以对当地的这个,啊,反正,迁就吧,这也可能。(桑凌志《北京话调查资料》)

(10)洗菜、剥鱼啦,剥葱、剥蒜啦,都是我给大师傅打的下手。(航鹰《明姑娘》)

方梅^[13]指出,从历史来源来看,现代口语中的句中语气词都是由句末语气词发展而来的。这个过程中,它们原来在句末所具有的明显的疑问语气、感叹语气都不同程度地减弱了。同时在句首后的停顿位置上,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语气意义。而总的来看这种新的语义大致是向着标示话题、标示主位的方向发展的。由此看来这些语气词都有引出话题的作用,例(7)、(8)、(9)、(10)都是判断句,“竞争”、“做饭、买菜”、“迁就”、“洗菜”都可以看作话题主语,是评判的对象;例(9)“这”回指“迁就”,谓语中心语是“可能”,表断言。例(8)与(10)中的“呀”和“啦”除了作为话题标记,也都用于列举,并有标示言者轻松语气的作用。

2. 代词

谓词性成分作主语时,能用作标记词的代词主要有:这(个)、那(个)、什么。这些代词往往无所指代,主要是引进话题,和它共同用作主语。其中,“什么”用来表示不同意对方的看法,或用在并列成分组成的话题中;“这个”常用来表示思维顿歇^[12]。如:

(11)什么“夫妻恩爱”、什么“母子情深”,全都是废话。(陈国凯《代价》)

(12)什么打麻将啦,什么玩扑克啦,什么跳舞啦,都没有意思。

(13)这个……这个……发奖金,我说了做不了主,要等厂长回来再说。

(14)那个爬山呢,还是很有趣的,我觉得。

例(11)中的“什么”用于否定,表达言者对真情的怀疑;例(12)“什么”表示列举,句中重复使用了“啦”和“什么”两个标记词。例(13)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两个“这个”,一方面说明言者语无伦次,在寻找借口;另一方面“发奖金”是引出的话题,结合语境来看,在内容上属定指成分。例(14)是对“爬山”这项活动进行评判,“爬山”倾向于表达类指成分。

3. 停顿

停顿反映了语言的韵律特征,在口语中是通过时间的间歇来显现的,在书面语中主要用逗号来标记,偶尔也可用破折号、冒号等句中点号来标示,但不能使用句号、感叹号或问号等句末点号,因为主语是一个句内成分。如:

(15)长期而繁重的劳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16)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7)自信,成功的起点!

例(15)中的逗号一方面标示了话题的位置,有强调、突显作用;另一方面,主语前的修饰语较长,用逗号在话题与述题之间隔开,使语言更富有节奏感,同时也满足了生理停顿的需要。例(16)在话题“谦虚”和“骄傲”后添加破折号,既标明了节奏,也强调了“谦虚”和“骄傲”这对话题焦点。例(17)去掉逗号,整个句子就不能自足;添加逗号就使其左右两边具备了“话题—述题”关系。

可见话题标记词并非可有可无,它的使用可使一些词语的话题身份一目了然;同时具有制造悬念、思维停歇、加强或舒缓语气等语用功能。

(二)谓词性宾语的标记词

谓词性成分作宾语时,前面可以受数量词(当数词是“一”时可省略)修饰,这类数量词可以看作谓词性成分用作宾语的标记词。但宾语不可能是话题,所以宾语前的标记词不能称为话题标记或话语标记。根据数量词的功能类型,可将其分为两种情况:

1. 数量词用于计量

数量词的主要作用是用来计量事物,以后接体

词性中心语为主,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它们后面也可带谓词性中心语,构成“数量+动(形)”结构用作整个句子的宾语。这类量词主要有“个、点、种”等,数词也不限于“一”,如“我有三点怀疑”、“这两种不同的痛苦”。其中的“怀疑、痛苦”就是一般所说的动名词或形名词。

2. 数量词的非计量用法

这类数量词仅指“一个”,数词限于“一”,量词只有“个”这一种。“一个”后接谓词性成分的这种非计量用法,一般出现在特殊的构式之中。现举二例略加分析:

1) “那叫一个+形容词(动词)”构式

(18) 小马哥风衣一披,那叫一个潇洒!(刘翔《谈情说爱》)

(19) 监理公司老总抖搂家装黑幕——那叫一个乱。(苏允杰《文摘报》,2005年3月20日)

这类句子来源于“叫”字句,在口语中使用较多,不宜用在较正规的场合之下。“一个”具有夸张语气,意思是“整个的”、“完全的”,表示某种情状达到了最大限度。“一个”可以省略,其中的“叫一个”可用“真、确实”等程度副词替换,如例(20)可变换为“小马哥风衣一披,那真(确实)潇洒!”变换前后,语义基本未变,但与原句相比,变换后失去了夸张意味,因而不如原句生动形象。该构式中的谓词,以形容词为主,部分心理动词也经常出现在这一构式中,用来表达某种状态。但不管是动词还是形容词,它们往往都是光杆形式,不能是复杂形式,估计这和“一个”原本表示简单的计量这一根本用法有着一定联系。

2) “来(一)个+动(形)”构式

(20) 因为双打冠军要先打出来,如果双打能取得好的成绩,来一个开门红,对参加单打比赛的运动员也是一种鼓舞。(新华社2004年新闻稿)

(21) 现在趁刚跟他们和亲的机会,把匈奴引进来,我们来一个伏击,准能打个大胜仗。”(《中华上下五千年》)

(22) 从我国舞蹈发展的情况看……对自己的作品及其所起的作用来一个估计,也可以提出自己对未来创作的新想法。(吴晓邦《舞蹈新论》)

“来(一)个+动(形)”构式是一种固定句型,动词固定是“来”,“一个”不能正常计数^[146]。其中的“来”是一个多功能动词,不能添加动态助词,语义不具体,表达一种较为轻松的语气,富有鼓舞性;动词或

形容词往往是单一形式,且一般不能是单音节,如例(21)、(22),也可以是较为简单的偏正结构,如例(20)。当该构式填入形容词时,形容词往往表示积极意义,而不会是相反的消极意义,这与整个构式富于鼓舞性和号召力的用法是一致的。

四、自由度的不对称

(一)与谓语动词结合的松紧度不同

谓词性主语和谓语动词的结合比较松散,自由度较大;谓词性宾语和谓语动词的结合比较紧密,自由度较小。主语和谓语“两者之间的联系,跟其他句法结构比较起来,要算是最松的”^[159]。在句法上,谓词性主语和谓语动词之间可以有语音停顿,书面上可用逗号隔开;可以添加“呢、嘛、啊”等语气词作为话题标记;可以用代词“这、那”对谓词性主语进行复指。例如:

(23) a. 勤锻炼,有助于身体健康。

b. 勤锻炼呢有助于身体健康。

c. 勤锻炼,这样有助于身体健康。

而谓词性宾语与谓语动词的结合比较紧密,除非宾语比较长需要作生理上的停顿外,一般不允许有停顿,也不能添加语气词或进行复指。正如朱德熙^[151]所言“述语和宾语意义上和结构上的联系都很紧密,当中没有停顿”。

主语和谓语之间以及谓语(相对宾语而言也称动语、述语)和宾语之间结合的松紧度还体现在扩充能力上。试比较:

(24) a. 每天坚持锻炼有助于身体健康。——每天坚持锻炼是不是(一定、可能)有助于身体健康?(。)

b. 他现在希望每天坚持锻炼。——他现在希望(?今后)每天坚持锻炼。

句 a 中主语“每天坚持锻炼”和谓语部分“有助于身体健康”之间可以插入副词、助动词等进行扩展,除句子的情态有所改变,句子的基本结构和语义关系都几乎没有变化;而句 b 中谓语“希望”和宾语“每天坚持锻炼”很难插入其他成分,即使能够插入“今后”类成分,句子的主体结构将会发生变化,被插入的成分要和“每天坚持锻炼”共同充当宾语。

(二)受语用因素影响的难易度不同

主语位于句首,是人们谈话的起点或谈论的对象,在话轮转换中处于较为突显的位置,因此在语流

张德岁,张学城

中受到的影响较大,在句法上主语在一定语境中可以省略,在话语交际中可以成为话题焦点或在对举格式中用作对比焦点。相反,宾语相对于主语而言属于次一级的范畴概念,受制于谓语动词(动语),缺乏主动性,被动地服从句法的安排,因此谓词性宾语受外界(语用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

总体来看,谓词性主语与谓词性宾语在语用文化上存在着不平衡现象。第一,从话语功能来看,谓词性主语是话题,包括论元及准论元共指性话题、语域式话题;谓词性宾语是焦点。在焦点类型上,谓词性主语通常是话题焦点,在对举结构中也可用作对比焦点;而谓词性宾语则是自然焦点。第二,从信息特征来看,主语所传递的一般是已知信息、旧信息,所指内容一般是有定的、类指的;宾语所传递的通常是未知信息、新信息,所指内容通常是无定的。第三,从标记词来看,谓词性主语可用语气词、代词以及语音停顿来标示;谓词性宾语则是用数量词来标记。第四,从自由度来看,谓词性主语和谓语动词的结合比较松散,在语流中受语用因素影响较大,自由度较大;谓词性宾语和谓语动词的结合比较紧密,在语流中受语用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自由度也较小。

参考文献:

[1] 孙津.语用文化的意识形态转换[J].文艺研究,2005(3):

27-33.

- [2] 张德岁,张国宪.谓词性主语与谓词性宾语语义特征的不对称性研究[J].语言科学,2013(6):618-630.
- [3] 沈家焯.不对称和标记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 [4] 徐烈炯,刘丹青.话题的结构与功能(增订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 [5] 徐烈炯,刘丹青.焦点与背景、话题及汉语“连”字句[J].中国语文,1998(4):243-252.
- [6] 李福印.认知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7] 玄玥.焦点问题研究综述[J].汉语学习,2002(4):35-43.
- [8] 方梅.汉语对比焦点的句法表现手段[J].中国语文,1995(4):279-288.
- [9] 陈脑冲.主语和信息结构[J].外语研究,1994(4):26-30-13.
- [10] 姜红.指称、陈述与现代汉语语法现象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 [11] 范晓,张豫峰.语法理论纲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 [12] 雷莉.汉语话题标记研究[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12):224-227.
- [13] 方梅.北京话句中语气词的功能研究[J].中国语文,1994(2):129-138.
- [14] 陈爱文.汉语词类研究和分类实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 [15]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责任编辑 田 雁

The Asymmetric Phenomena of Pragmatic Culture in Verbal Subjects and Verbal Objects

ZHANG De-sui¹, ZHANG Xue-cheng²

(1.Literature and Media College,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34000, China;

2.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n asymmetry phenomena of pragmatic culture in verbal subjects and verbal objects, including discourse function, information structure, discourse mark, freedom degree and etc. The results show that, verbal subjects are topic, verbal objects are the focus; the verbal subjects are the focus of topic, are the focus of comparison in parallel structure as well, but verbal objects are natural focus; verbal subjects are definite known constituent, verbal objects are non-definite unknown constituent; verbal subjects are based on anaphora, but verbal objects are based on the following reference; verbal subjects can be marked by modal, pronouns and speech pause, but verbal objects are marked by quantifier; the degrees of freedom of verbal subjects are higher than verbal objects.

Key words: verbal subjects and verbal objects; pragmatic culture; asymmetry